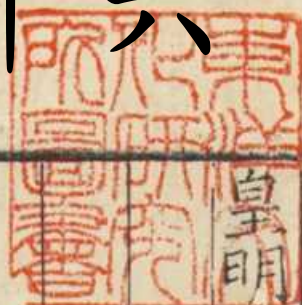


書名 皇明文衡一百卷 正德五年  
 序刊本  
 撰者 明 程敏政 輯, 明 范震、李  
 文會 校  
 卷 卷十六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各代 明  
 索書號 大木 集部 總集類 30  
 編號 D7861500

# 卷十六



皇明  
 文衡卷之一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61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集部 總集類 3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皇明文衡一百卷 正德五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代古檄

中原檄



翰林院學士新安程敏政選編  
 鄉進士國子監助教永康范震校正  
 賜進士應天府儒學教授郊鄧李文會重校

宋濂



自古帝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  
 夷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  
 固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  
 一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  
 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弟技



0 1 2 3 4 5 6 7 8 9 2

所  
圖  
書  
研  
究  
所





原

文原

宋濂

余諱人以文詞相命丈夫七尺之軀其所學者獨文乎哉  
雖然余之所謂文者乃堯舜文王孔子之文非流俗之文  
也學之固宜浦江鄭楷楷之弟栢嘗從余學已知以道為  
文因作文原二篇以貽之

其上篇曰人文之顯始於何時實肇於庖犧之世庖犧仰觀  
俯察畫奇偶以象陰陽變而通之生生不窮遂成天地自然  
之文非惟至道舍括無遺而其制器尚象亦非文不能成如  
垂衣裳而治取諸乾坤上棟下宇而取諸大壯書契之造而  
取諸夫舟楫牛馬之利而取諸渙隨杵臼棺槨之制而取諸

小過大過重門擊柝以取諸豫弧矢之用以取諸睽何莫非  
粲然之文自是推而行之天衷民彝之敘禮樂刑政之施師  
旅征伐之法井牧州里之辨華夷內外之別復皆則而象之  
故凡有關民用及一切彌綸範圍之具悉囿乎文非文之外  
別有其他的也然而事爲既著無以紀載之則不能以行遠始  
託諸辭翰以昭其文略舉一二言之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  
山大川既成功矣然後筆之爲萬貢之文周制聘覲燕享餽  
食昏喪諸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既行之矣然後筆之爲儀禮  
之文孔子居鄉黨容色言動之間從容中道門人弟子既習  
見之矣然後筆之爲鄉黨之文其他格言大訓亦莫不然必  
有其實而後文隨之初未嘗以徒言爲也禮記猶於衆樂於洞  
庭之野而後知音聲之抑揚綴兆之舒疾也習大射於矍相

之囿而後見觀者如堵牆序點之揚觶也苟踰度而臆決  
終不近也昔者游夏以文學名謂觀其會通而酌其損益之  
宜而已非專指乎辭翰之文也嗚呼吾之所謂文者天生之  
地載之聖人宣之本建則其末治體者則其用彰斯所謂乘  
陰陽之大化正三綱而齊六紀者也亘宇宙之始終類萬物  
而周八極者也嗚呼非知經天緯地之文者惡足以語此  
其下篇曰爲文必在養氣氣與天地同苟能充之則可配序  
三靈管攝萬彙不然則一介之小夫爾君子所以攻內不攻  
外圖大不圖小也方可以舉鼎人之所難也而烏獲能之君  
子不貴之者以其局乎小也智可以搏虛人之所難也而馮  
婦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驚乎外也氣得其養無所不周  
無所不極也攬而爲文無所不參無所不包也九天之屬其

高不可窺八柱之列其厚不可測吾文之量得之規燧鬼淵  
運行不息基地萬榮纏坎揚蒸吾文之強得之崑崙玄圃之  
崇清層城九重之嚴邃吾文之峻得之南極北瀚東瀛西溟  
在渺而無際函負而不竭魚龍生焉波濤興焉吾文之深得  
之雷霆鼓舞之風雲翕張之雨露潤澤之鬼神恍惚曾莫窮  
其端倪吾文之變化得之上下之間自苞自形羽而飛足而  
奔潛而泳植而茂若洪若纖若高若卑不可以數計吾文之  
隨物賦形得之嗚呼斯文也聖人得之則傳之萬世為經賢  
者得之則放諸四海而準輔相天地而不過昭明日月而不  
忒調燮四時而無愆此豈非文之至者乎天道溼微變氣日  
削驚乎外而不破其內局乎小而不圖其大此無他幽微入  
冥九蠹有以累之也何謂四瑕雅鄭不分之謂荒本末不比

之謂斷筋骸不束之謂緩旨趨不超之謂凡是四者賦文之  
形也何謂八冥訐者將以賊夫誠掩者將以蝕夫圓庸者將  
以溷夫奇瘠者將以勝夫腴猶者將以亂夫精碎者將以害  
夫完陋者將以革夫博昧者將以損夫明是八者傷文之膏  
髓也何謂九蠹滑其直散其神糝其氛徇其私滅其知麗其  
弊違其天昧其幾爽其貞是九者死文之心也有一於此則  
心受死而文喪矣春葩秋卉之爭麗也鶯號林而蛩吟砌也  
水湧蹄泮而火炫螢尾也衣被土偶而不能視聽也蟻蠹死  
生於甕盎不知四海之大六合之廣也斯皆不知養氣之故  
也嗚呼人能養氣則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當與天地同  
功也與天地同功而其智卒歸之一芥小夫不亦可悲哉  
予既作文原上下篇言雖大而非誇唯智者然後能擇

焉去古遠矣世之論文者有二曰載道曰紀事紀事之  
文當本之司馬遷班固而載道之文舍六籍吾將焉從  
雖然六籍者本與根也遷固者枝與葉也此固近代唐  
子西之論而予之所見則有異於是也六籍之外當以  
孟子為宗韓子次之歐陽子又次之此則國之通衢無  
荆榛之塞無蛇虎之禍可以直趨聖賢之大道去此則  
曲狹僻徑耳犖确邪蹊耳胡可行哉予竊怪世之為文  
者不為不多騁新奇者鈎摘隱伏變更庸常甚至不可  
句讀且曰不詰曲聲牙非古文也樂陳腐者一假場屋  
委靡之文紛揉龐雜不見端緒且曰不淺易輕順非古  
文也予皆不知其何說大抵為文者欲其辭達而道明  
耳吾道既明何問其餘哉雖然道未易明也必能知言

養氣始為得之予復悲世之為文者不知其故頗能操  
觚遣辭毅然以文章家自居所以益摧落而不自振也  
今以二三子所學日進於道聊一言之

畫原

史皇與蒼頡皆古聖人也蒼頡造書史皇制畫書與畫非異  
道也其初一致也天地初開萬物化生自色自形總總林林  
莫得而名也雖天地亦不知其所以名也有聖人者出正名  
萬物高者謂何卑者謂何動者謂何植者謂何然後可得而  
知之也於是上而日月風霆雨露霜雪之形下而河海山嶽  
草木鳥獸之著中而人事離合物理盈虛之分神而變之化  
而宜之固已達民用而盡物情然而非書則無紀載非畫則  
無彰施斯二者其亦殊途而同歸乎吾故曰書與畫非異道



也其初一致也且書以代結繩功信偉矣至於辯章服之有制畫衣冠以示警飭車輅之等威表旗旄之後先所以彌綸其治具匡贊其政原者又烏可以廢之哉畫繪之事統於冬官而春官外史專掌書令其意可見矣况六書首之以象形象形乃繪事之權輿形不能盡象而後諧之以聲聲不能盡諧而後會之以意意不能以盡會而後指之以事事不能以盡指而後轉注假借之法興焉書者所以濟畫之不足者也使畫可盡則無事乎書矣吾故曰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古之善繪者或畫詩或圖孝經或貌爾雅或像論語暨春秋或著易象皆附經而行猶未失其初也下逮漢魏晉梁之間講學之有圖問禮之有圖烈女仁智之有圖致使圖史並傳助名教而翼聖學倫亦有可觀者焉世道日降人心寔不

古者往往溺志於車馬士女之華怡神於花鳥蟲魚之類情於山林水石之幽而古之意益衰矣是故顧陸以來是一變也閻吳之後又一變也至於關李范三家者出又一變也譬之學書者古猶篆隸之茫昧而唯俗書之姿媚者最耽是玩豈其初意之使然哉雖然非有卓然拔俗之姿亦未易言此也南徐徐君景暘工書史善繪古今詩信為才大夫也旁通繪事有士韻而無俗姿一時賢公卿皆與之游名稱籍甚有薦于朝者景暘以母老不仕予尤愛景暘者於其別去故作畫原以贈焉嗚呼易有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然象之事又有包乎陰陽之妙理者誠可謂至重矣景暘其亦知所重乎哉

原諫

王禕

人君之職莫急於納諫人臣之職莫先於進諫納諫難矣而進諫為尤難進諫之道有二曰諷諫曰直諫諷諫固難而直諫又難也是故引義託物從容開譬不動聲色而其說已行悟主意於片言置君德於無過者諷諫之謂也危言切論銜鯁骨批逆鱗正色而不阿犯顏而不忌必究其說乃也雖殺身而不顧者直諫之謂也禮上諷諫而下直諫豈不以諷諫諫以悟主將君臣兩全其美名直諫以匡君則君或至於遂非臣或至於蹈禍是君蒙拒諫之惡而臣獲盡忠之害也故曰人君之納諫為難而人臣之進諫尤難進諫之道諷諫固難而直諫又難也雖然為人臣而事明君諷諫直諫蓋無施不可不足為難也苟事暗主而用直諫則鮮不及其身而況於諷諫其將若之何於是二者之諫均為難矣嗚呼唐虞

三代遠矣近而論之漢唐之世號能納諫者英文帝太宗為盛矣文帝寬仁盡下羣臣雖切諫常假借納用之若馮唐之論頗牧張釋之之論畜夫所謂諷諫也及賈誼論時事則流涕痛哭袁盎引卻慎夫人坐指人彘為說所謂直諫也而文帝皆容受之太宗英明能斷從諫如流導臣下而使之言如魏徵之言昭陵王堉之論廬江所謂諷諫也及徵疏十漸極陳時政得失祖孝孫請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所謂直諫也而太宗靡不優納焉是則以直諫諷諫施之明君固無乎不可也若夫蕭望之張猛京房言石顯於元帝王章言王鳳於成帝王嘉鄭崇言董賢於哀帝李膺陳蕃范滂之徒言闥宦於靈帝長孫無忌褚遂良上官儀言武氏於高宗張柬之輩言韋氏於中宗孟昭圖言田令孜於僖宗然皆不免於殺身

是事暗君固無事於諷諫而因直諫以陷禍亦理之所必至矣嗚呼知無不諫而諫之以直者人臣之分也傷於直而陷禍不測使其君蒙拒諫之惡而已獲盡忠之害者非人臣之得已也自古無道之君其過行非一端也而莫甚於拒諫言而殺諫臣拒一諫言殺一諫臣其事若未害也而家國之敗亡輒不旋踵殆如燭照而龜卜不亦深可戒哉和陽王先生夙有大志負氣節而敢言者也今擢居諫諍之職士大夫咸曰先生遇明主諷諫直諫將無施而不可矣金華王禕辱與先生游因原夫諫之所爲難者爲文以贈之嗚呼言其所爲難則其所以不難者固有望於先生也夫

原治

梁寅

昔之君臨天下而名以時異者曰皇帝王霸皇之世制作之

未有無爲而民化者也帝之世昉有制作而民猶易於化者也王之世制作之大備化天下而曲盡其道者也霸之世任情制作以知術而馭天下者也君子之論治者曰帝世不可及矣三代之治後世決可復不法三代以爲治者皆苟道也嗚呼斯言者誠不易之論也自成周而下主與臣之論王霸者紛紛然而異或曰宜遵王或曰宜從霸或曰宜雜用王霸遵於王其圖之也順而易其爲效也大而以從於霸其圖之也逆而難其爲效也小而近在人主所向何如爾若曰雜用王霸王何可以雜雜卽霸而已矣夫帝之不可及而王可及何也風氣之益殊猶時之春而爲夏夏而爲秋秋而爲冬也人心之滋僞猶蓬茨之居易而爲斷齧丹艱也樸渾之器易而爲雕鏤金玉也聖哲之君不常出猶山之爲童而木之百

尋十圍者罕見也土之壤變而穀之一莖九穗者稀有也此  
帝世之所以不可及也若三代之君其以戰攻而創業與後  
世同也賴左右匡贊之臣與後世同也孜孜於禮樂刑政之  
施與後世同也繼嗣之君或賢或不賢其不賢者得人以輔  
之則治不得人則亂且亡與後世同也其異於後世者彼興  
王之君佐命之臣所好所趨理之公也所惡所背欲之私也  
王與霸之判如金之異於錫王之異於石然王道可以學而  
至學而至則治亦可及矣若曰雜於霸則理欲之辯即邪正  
之辯也悖於理則流於欲矣戾於正測歸於邪矣或曰遵於  
王而業不就治不遂者若之何曰王道之當務如饑之於梁  
肉食之則其腹必充其體必肥彼食而不充不肥者抱疾之  
人爾舍梁肉之美而謂他物可充且肥者口之爽而失其味  
之正者爾彼圖王而不成非王之不可圖圖之而失其道者  
也故行仁義而敗者徐偃也用周官之法而亡者王莽也慕  
古車戰之法而喪師者房琯也因周官之說而行新法以亂  
天下者王安石也其若是者由泥古之迹非古之道也使徐  
偃而守候度何以敗王莽而徇臣義何以亡房琯而出師以  
律何以凶王安石而用正不用邪何以亂故人之疾而癯非  
梁肉之害之也治之慕古而亂且亡非王道之誤之也或曰  
後世亦有用霸而治且久者漢唐是也曰漢之久以風俗之  
近古而又多賢明之主也唐之久以太宗安民功大而治法  
之備也若其治之不及三代則亦霸之敝爾然則必王道之  
用刑無藉於嚴乎兵無藉於強乎曰王者之刑非不欲嚴也  
其有所嚴也則亦有所寬也寬也者仁之施也嚴也者義之

斷也王者之兵非不欲強也其時而強也則亦時而弱也弱也者仁之術也強也者義之刑也刑之以仁為寬以義為嚴故梁武之慈悲不殺非仁之寬也漢武之峻法密網非義之嚴也兵之以仁為弱以義為強故宋高宗之乞和金虜非仁之弱也隋煬之遠征高麗非義之強也且世主之敝刑或誤於申韓兵或局於孫吳申韓之刑以慘礪為嚴孫吳之兵以變詐為強是皆戾於仁義者為人臣者若之何以是而進之其君也善乎孟軻氏之言曰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又曰仁者無敵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嗚呼稽之六經折之孔子以論天下之治莫如孟軻氏而或乃以為迂則凡學孔子者孰非迂也王道者必若何而無敝乎曰本之以三南之化輔之以周官之法君相修於上百職勤於下因乎時之宜順乎

民之心公以滅其私實以稱其名其於復三代之治猶乘輕車趨夷途其至於所至也亦宜矣

原命一首贈楊文忠別

王叔英

人之生或貴或賤或富或貧或壽或夭其貴之等則有為公為侯為卿大夫為士者焉其賤之等則有為農為工為商賈為奴隸者焉其富之等則有百金千金萬金以至於貨利無算者焉其貧之等則有無一歲之蓄一月之蓄一朝之蓄者焉其壽之等則有五六年七八十年九十百年者焉其夭之等則有四三十年二三十年與不滿十年及一歲者焉是其故何哉蓋有命焉非人之所能為也命者何人受天地之氣以生者也夫貴者得乎氣之崇高者也賤者得乎氣之卑下者也富者得乎氣之豐潤者也貧者得乎氣之枯瘠者也

壽者得乎氣之收長者也夭者得乎氣之短速者也其間又有等級之不齊者隨其所得之氣有多寡也是故貴者不可使之賤貧者不可強之富壽者不可奪之夭固有始出奴隸而終受侯封生飫梁肉而沒無飯舍出入鋒刃而老死食惟者豈其智力所能及哉故孔子稱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至論富則曰富若可求則執鞭之役吾亦爲之由是觀之豈非命歟古之君子知其然是故爲其分之當爲而不以利害死生易其節不失其心無愧於人不求福而福在其中故其生則無愧於爲人而身有餘榮沒則無愧於爲神而子孫蒙其福後之君子其明乎此者蓋鮮矣是故於其分之當爲者漫不加省而於利害死生之際則巧爲趨避無所不騁其私徒違其心而傷於物終亦必及其身而後已故其生有餘恥而沒之餘殃甚可歎也余嘗與友人楊文忠論而悲之文忠始出縣學生升大學上舍嘗入試文淵閣其文冠多士及出爲永福丞以廉能有聲譽復還鄉里囊橐蕭然居憂三載力耕以自給未嘗妄求於人豈非可謂知命君子歟今其服闋往覲京師將復有職任之寄余欲其無變於初志益務其當爲也故以所嘗爲議論之言作原命一篇以贈其行亦因以自勗焉  
洪武二十有二年九月乙巳著

箴銘

磨堯堅箴

宋濂

昔李侍郎敦立嘗揭磨堯堅三字於坐隅磨堯堅者古之慎言人也其善於自防者哉為著箴曰

磨堯堅慎勿言口為禍門昔人之云磨堯堅人各有心山高海深磨堯堅高不知極深不可測磨堯堅言出諸口禍隨其後磨堯堅鍾鼓之聲因扣而鳴磨堯堅不扣而鳴必駭眾聽磨堯堅唯口之則守之以默守之以默是曰玄德磨堯堅磨堯堅慎勿言

續丹宸箴

王禕

官箴王闢古之誼也唐李衛公獻丹宸六箴于其君立意